

两种“意识”的交集

丁明利

从两人的论述可以发现，徐复观重视“社会史”的现实，而张灏则有点侧重“观念史”的味道。由此而来的对徐复观论点的反驳，也就不能说是完全相应了。但张灏又显示了吸收徐复观的相关观点，并有些覆盖徐复观论点的意味在其中。

“忧患意识”和“幽暗意识”分别是徐复观和张灏阐发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概念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有重要的影响。学界对于这两个意识的单方面论述颇多，但对于二者的交集尤其是源流和故事了解得却并不多，甚至在传播过程中多有讹误。通过回顾当年徐张二人关于这两个意识的论辩交锋以及后来张灏的进一步论述，可以再现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徐复观提出“忧患意识”的时间

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是解释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答案之一，是由于对人性善的信任而呈现出的一种对世界各方面认识的乐观主义。基于看似矛盾实则一体的“忧患意识”和乐观主义认识论，才能令中国面对古代专制的侵袭和近代西方的侵略而屹立不倒，继续存在并能够在挺立之后迸发出更大的动力和活力。徐复观是在1954年7月，在为钱穆先生祝寿而作的《忧患之文化》中首次使用“忧患”这一概念。1955年10月，他撰写《古人在危难中的智慧》一文，基于《易经》中《坎》《困》两卦的阐释进一步论述了“忧患”的概念。1958年1月，徐复观与牟宗三、张君勱和唐君毅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再次提及忧患概念。1960年7月，他发表《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成长》，其中

第一部分以“忧患意识的宗教精神”为小标题，可以说是第一次把“忧患意识”明确提出。而在牟宗三和黄俊杰的论述中，均以为徐复观是在1960年11月写成并发表的《周初人文精神的跃动》一文中首次提出“忧患意识”这一观念，应该是错误的。在对先秦人性论作充分且深入的考察后，徐复观又指出，忧患意识实贯注于各伟大思想流派之中。儒家、墨家不待说，先秦道家，也是想从深刻的忧患中超脱出来，求得人生的安顿。换言之，周初的“忧患意识”是形成先秦儒学性善论的基础，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

可见，徐复观由忧患概念的使用到忧患意识的提出及详细阐述，其中历时七年有余。

从1960年代以后，徐复观以“忧患意识”作为他阐述中国先秦人性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并作为性善论的动力机制，以之为中国接引近代民主政治的人性基础。

“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何时交集

对于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恐惧和压抑，徐复观也是有所认识的，但他的主要判断是：“中国文化系立足于性善思想之上；这便真正把握到了人类尊严、人类平等及人类和平相处的根源，当然也是政治上自由民主的根源。”（载《孔子德治思想发微》）由此一前提出发，他几乎反对任何人性恶，以人性恶为专制的基础而痛加批



张灏

伐。因而，当他发现了张灏关于人性论中“幽暗意识”的说法时，特别生气并专门为文批判。

1981年徐复观收到张灏给他的《再论传统与现代化》（下简称“张文1”），他专门撰文（下简称“徐文”）来与张灏辩论。

从现有资料来看，张灏后来的一些叙述在时间上有些错误。他指出徐复观在看到他的文章后，曾来信表示不同意见，并曾在返回香港后，发表文章。张灏的这一记忆有误。考诸徐复观的晚年日记以及全集相关记载，“徐文”实际是于1981年12月9日和10日发表在《华侨日报》上。张灏继续说，约在1981年10月，徐复观把文章寄给他，但由于他学校杂事纠缠，未能及时仔细讨论，不过回信答应短期内将为文详述自己的观点。根据徐复观晚年日记，他应该是在1982年1月5日收到张灏先生此一来函。不过，当张灏把《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文（下简称“张文2”）写好后，徐复观却已于1982年4月1日离开人世。张灏遂以此文来表示对徐复观的“敬意和悼念”。2008年前后，张灏曾接



徐复观

受陈建华的采访，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只是，张灏在此采访中把1981年误为1982年。原文是“本来我的思想也受徐复观的一些影响，我们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我在1982年写了‘幽暗意识’的文章之后，徐先生看到了，非常生气，就写信给我，严厉斥责我的观点。认为儒家以性善论为根本，也应当成为自由民主观念的人性论的基础，而我这么讲‘幽暗意识’却落入法家或荀子的性恶论，简直是荒谬绝伦。那时徐先生在病中，说要等他病愈之后，再跟我进一步讨论，没想到他不久即去世了。”

根据徐复观晚年日记，可以更好还原当时的情形：1981年8月1日，阅张灏《再论传统与现代化》一文。当年9月11日，徐复观自美国返回香港。按照日记的记载，回复张灏的信件似乎是在9月28日完成。对于张灏所说发表论文章之事，按照徐复观和张灏的相关材料合理推测，估计过程是这样的：徐复观文章写成后，出于礼貌，先寄张灏过目，但张灏以为此文已发表，且工作繁忙，就没有及时回复；而徐

复观一直等不到张灏的回复，于是才把此文送《华侨日报》社，于年底刊发（见《徐复观最后日记》）。那么，徐复观这篇文章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对于张灏的幽暗意识又有何批判，这一批判对张灏有何影响呢？

“徐张之辩”

在张灏看来，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与遗憾。张灏在论述西方思想时，有两个关键词，分别是“原罪”和“权力”，背后的基底是“幽暗”；而在中国思想的论述中，则是“乐观”和“圣王”，背后的基底则是“理想”。他认为儒家“圣王”的观念，也即儒家解决政治的基本途径具有很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由于未能考虑成圣成贤后对权力的熏迷和腐化，因此感受和反省还是不够深切。

徐复观的批评，首先是指原罪与近代民主政治没有直接关联。他认为上帝造人的说法，体现出人本身应有善性，原罪是来源于现实的遭遇而追求向上帝依归的要求。并指出其中转进之路，即由路德在宗教上的良心发展到政治上的良心，进而到政治上的契约论，最后发展到自然法的理性判断，

（下转11版）➔



梭罗诞辰两百年

两百年前的7月12日，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出生。近日，美国出版商纷纷以重版和重编他的作品来为他庆生。

《插画版瓦尔登湖》(The Illustrated Walden)再现了该书1902年版的风貌，其中包括30幅珍贵的版画和银板摄影照

片。《森林一年》(A Year in the Woods)则是意大利插画家乔瓦尼·曼纳(Giovanni Manna)的作品，节选《瓦尔登湖》部分章节配以插画。Jeffrey S. Cramer则编辑了注释版《随笔》，选了梭罗关于奴隶制、马萨诸塞、苹果核等议题。

莱斯大学历史学教授Douglas Brinkley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2017年7月7日)撰文，评价了梭罗的“荒野”遗产。梭罗即将告别人世之际，曾经建言建“一个公园，或原始森林，占地500到1000英亩，在那里，树枝永远不会出于取火的目的被砍伐，土地为建设而重生而生”。十四年后的187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黄石公园的动议，正是梭罗的远见

启发了让世人赞叹的美国国家公园系统。他对“荒野”的爱激发了Barry Lopez等众多行动者保护野性自然。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促成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议案的John Muir，视梭罗的《缅因森林》为国家保护区宣言，“文明需要纯粹的野性”，他说。正是因为梭罗对野生原生态的坚持，今天人们才得以看到优胜美地、科德角。(编译/苏菲)